



## 周質平

## 昇華的愛他能懂

唸

歷史的人，某種程度像憑著少數線索，就得推敲出事實真相的偵探。還原真相靠邏輯、靠材料，有時也靠直覺、靠與前人的「一點心相印」。尤其是梳理前人情感世界的幽微，除了仰賴大量足以佐證的資料外，還真需要詮釋者的「懂得」，才能見人所未見。

繪圖／幾米



或可至圖書館借閱。

出版的另一個面向則是編務技術，年出版的《如何成為編輯高手——編輯企畫與出版流程》（月旦），及最近出版的《編輯人的世界》（下文化）雖然都是翻譯書，但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此外，以「讀書為主題」的書則有《讀書，這一行》（月旦），這是法國非常受歡迎的電讀書節目「猛浪譚」，累積十五年重要訪談錄。與法律有關的書則有《著作權銷售指南》（月旦），若要解國際版權交易，此書是重要參考（董成瑜）

話，我們應該質疑的其實是「聖人」的標準，聖人是否就該對男女之情無動於衷？

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周質平，就是精研胡適的神探。他一九七〇年畢業於東吳中文系，而後赴美獲得博士學位，曾在台灣出版過《公安派的文學批評及其發展》《胡適與魯迅》《胡適叢論》《胡適早年文存》《胡適英文文存》等作品。最近，由於中研院胡適紀念館與北京中國社科院整理出胡適與美國友人韋蓮司之間的往來書信，周質平又如拼圖般，將這些珍貴的出土資料寫成《胡適與韋蓮司》（聯經出版公司）一書，讓這段始於一九一三年長達半世紀的深厚情誼，得以重見天日。

由於胡適過去的崇高形象，周質平在寫作這本書時，常常遇到一些善意的探詢，像是「如果胡適地下有知，對此事不知作何感想？」周質平倒是非常確信，胡適對於這段往事的公開是樂見其成的，否則大可將這些書信湮滅，不留任何痕跡。他認為，這本書的目的不在於揭發，而是希望呈現胡適在婚姻生活裡的妥協與掙扎，還他本來面目。周質平說，如果因為公開這批書信會損及胡適的聖人形象的

在書寫的過程裡，其實容易產生一種微妙的互動，書寫者常常在勾勒被書寫者的形象時，不經意地呈現自己的倒影。於是，在閱讀這本書時，就不免令人產生聯想：如果作者不是對愛情有深刻的理解，怎能體會胡適與韋蓮司「雖不成眷屬，卻一往情深」的高貴？周質平在東吳大學演講時，回答學生「韻事與醜聞的區別」的問題時，就指出胡適與韋蓮司的關係本身已是目的，當愛情是目的而不是建立婚姻的手段時，其實是極崇高的情操。終身未嫁的韋蓮司在書信中曾一再提到：「我唯一一個願意嫁的男人，卻連想都不能想。」卻也直言不要胡適感覺任何責任與負擔；這些都顯現了她對情感不俗的一面。而周質平在清理胡適、江冬秀與韋蓮司三人的關係時，最令他感動的莫過於，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在愛情中，忌妒不一定是必要的」。

如果延伸韋蓮司所作的譬喻，也許我們可以說，每個人身上都裹著一件正式的外衣，這個外衣可以遮掩真實的內在，而有距離地與外面世界輕鬆往來。周質平在言談時，有著屬於學者的冷靜條理，但為這本書所寫的〈結語〉，卻又流露感情奔放的一面。因為他的敘述，我們得見胡適與韋蓮司因不成眷屬而更為不朽的深情，同時也看到周質平自己，也許平常不輕易示人的情感世界。



▲周質平對胡適與韋蓮司的半世紀情緣有深刻的體悟。（陳建仲／攝）